

doi:10.3969/j.issn.1000-9760.2015.03.016

# 青少年家庭环境与情绪智力的关系

赵维燕<sup>1</sup> 张慧珺<sup>2</sup>

(<sup>1</sup> 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, <sup>2</sup> 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 2010 级学生, 山东 济宁 272067)

**摘要 目的** 探讨家庭对青少年情绪智力的影响。**方法** 使用《家庭环境量表》和《情绪智力量表》对随机抽取的 230 名青少年进行测试。**结果** 被试的情绪智力处于中等之上; 家庭环境的部分维度与情绪智力存在相关 ( $P < 0.05$ ;  $P < 0.01$ ), 情绪智力高、低组的被试在亲密度、情感表达、娱乐性、成功性及道德宗教观维度上有显著差异 ( $P < 0.05$ ,  $P < 0.01$ ); 逐步回归分析显示, 亲密度、知识性、道德宗教观、独立性能够预测情绪智力总分或者部分维度 ( $\beta$  值在 0.13~0.23 之间), 预测量为 6%~10%。**结论** 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情绪智力的培养。

**关键词** 家庭环境; 情绪智力; 青少年

**中图分类号**: B844.2 **文献标识码**: A **文章编号**: 1000-9760(2015)06-205-03

##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's family environ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

ZHAO Weiyan, ZHANG Huijun

(School of mental health,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, Jining 272067, China)

**Abstract: Objective**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amily environment to emotional intelligence. **Methods** Randomly selected 230 students and carried on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. **Results** The students'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t the medium level; Part of family environment dimension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ha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( $P < 0.05$ ;  $P < 0.01$ ); It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cohesion, expressiveness, active-recreational orientation, achievement orientation, moral-religious emphasis dimension between higher scores group and lower scores group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.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ohesion, intellectual-cultural orientation, independence, moral-religious emphasis had a predictive power ( $\beta$  between 0.13~0.23) t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ores and its dimension, the amount of prediction was 6%~10%. **Conclusion** Good family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.

**Keywords**: Family environment; Emotional intelligence; Adolescent

“情绪智力”一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 Mayer 等提出, 认为它是一种加工和处理情绪信息的能力<sup>[1]</sup>。已有研究发现, 情绪智力和人的心理健康、人际关系、同伴交往、主观幸福感、工作绩效和学业成绩等密切相关<sup>[2-11]</sup>。由于情绪智力对个体发展的重大作用, 研究其影响因素, 从而找到提升情绪智力的具体方法, 显得尤为重要。在众多影响因素中, 家庭无疑是个体接受情绪情感的重要场所。纵观国内的研究, 关于情绪智力和家庭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父母教养方式上<sup>[12-13]</sup>。家庭是个复杂的系统, 家庭成员间的亲密程度、成员间的沟通和表达及家庭冲突等无疑都会影响到个体情绪的发展, 因此, 本文拟从更加综合的角度, 探讨家庭环境和情绪智力的关系。

### 1 对象与方法

#### 1.1 研究对象

从某中学随机抽取 230 名有效被试, 年龄 15~19 岁, 男生 101 人, 女生 129 人。

#### 1.2 研究工具

**1.2.1 情绪智力量表(EIS)** 应用由管理自我情绪、调节他人情绪、感知情绪和运用情绪 4 个因子构成的情绪智力量表, 该量表由美国 Schutte 等编制, 后由王才康修订, 共 33 个题, 采用 5 点计分<sup>[14]</sup>,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。

**1.2.2 家庭环境量表(FES-CV)** FES-CV(中文第 3 版)<sup>[15]</sup>, 共 90 个题目, 由 10 个维度, 每个维度有 9 个题目, 每个题目采用“是”或“否”计分。

1.3 统计学方法

有效数据录入 SPSS22.0, 软件进行描述分析、t 检验、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。

2 结果

2.1 青少年的情绪智力和家庭环境的特点

由被试在情绪智力和家庭环境两个量表上的得分情况可知, 被试的情绪智力各维度均值都在 3 以上, 说明其水平都在中等以上。其中, 得分最高的维度是亲密性, 均值为 6.84, 最低的是娱乐性, 均值为 3.33。见表 1、表 2。

表 1 情绪智力及各维度得分

	情绪感知	管理自我情绪	调节他人情绪	运用情绪	情绪智力总分
$\bar{x}$	3.44	3.62	3.78	3.75	14.60
s	0.40	0.41	0.46	0.45	1.36

表 2 家庭环境各维度得分

	亲密性	情感表达性	矛盾性	独立性	成功性	知识性	娱乐性	道德宗教性	组织性	控制性
$\bar{x}$	6.84	5.36	3.51	4.94	5.72	3.97	3.33	5.12	4.98	3.95
s	1.82	1.97	1.86	1.51	1.59	1.67	2.05	1.51	1.67	2.26

按照 27% 的标准, 把情绪智力划分为高、低组。对两组在家庭环境上的检验结果分析可知, 在亲密度、情感表达、成功性、娱乐性和道德宗教观维度上情绪智力高分组显著高于低分组 ( $P < 0.01, P < 0.05$ )。见表 3。

表 3 情绪智力高低组在家庭环境上的差异性检验(分,  $\bar{x} \pm s$ )

	情绪智力高分组	情绪智力低分组	t	P
亲密度	7.19 ± 1.78	6.14 ± 1.83	3.25**	<0.01
情感表达	5.68 ± 1.56	4.97 ± 1.58	2.55*	<0.05
独立性	5.38 ± 1.32	5.08 ± 1.44	1.22	>0.05
矛盾性	3.35 ± 1.80	3.48 ± 1.82	0.39	>0.05
成功性	5.98 ± 1.61	5.27 ± 1.51	2.56*	<0.05
知识性	4.41 ± 1.51	3.89 ± 1.69	1.83	>0.05
娱乐性	4.03 ± 1.98	3.23 ± 1.88	2.30*	<0.05
道德宗教观	5.31 ± 1.44	4.68 ± 1.62	2.32*	<0.05
组织性	5.25 ± 1.48	4.78 ± 1.63	1.71	>0.05
控制性	4.52 ± 3.07	3.76 ± 1.91	1.67	>0.05

注: \*  $P < 0.05, ** P < 0.01$

2.2 家庭环境变量和情绪智力变量间的相关性

家庭环境和情绪智力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见

表 4。

表 4 情绪智力和家庭环境的相关性(r)

	情绪感知	管理自我情绪	调节他人情绪	运用情绪	情绪智力总分
亲密度	0.19**	0.21**	0.27*	0.21*	0.25**
情感表达	0.14*	0.16**	0.10	0.13*	0.14*
矛盾性	-0.04	-0.17**	-0.04	-0.04	-0.06
独立性	0.14*	0.15*	-0.04	-0.01	0.07
成功性	0.14*	0.14*	0.13*	0.15*	0.17**
知识性	0.16*	0.01	0.04	0.12*	0.10*
娱乐性	0.09	0.12	0.09	0.09	0.12
道德宗教观	0.98	0.22**	0.23**	0.05	0.18**
组织性	0.18**	0.20**	0.04	0.07	0.14*
控制性	0.09	-0.01	0.09	0.09	0.08

注: \*  $P < 0.05, ** P < 0.01$

2.3 家庭环境变量对情绪智力的逐步回归

以情绪智力各维度及总分为因变量, 家庭环境的 10 个因子为预测变量,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, 建立回归方程, 按照  $P < 0.05$  的筛选标准, 最后只有亲密度、知识性、道德宗教观、独立性 4 个维度进入了回归方程, 具体结果见表 5。由结果可知, 预测变量对情绪智力总分及各维度的解释量在 6% ~ 10% 之间。

表 5 家庭环境变量对情绪智力各维度的逐步回归

因变量	预测变量	$\beta$	R	R <sup>2</sup>	F 值	P
情绪感知	亲密度	0.20	0.26	0.07	8.13**	<0.01
	知识性	0.18				
管理自我情绪	道德宗教观	0.19	0.31	0.09	7.92***	<0.001
	亲密度	0.17				
	独立性	0.13				
调节他人情绪	道德宗教观	0.23	0.23	0.06	13.48***	<0.001
运用情绪	亲密度	0.22	0.25	0.06	7.87***	<0.001
	知识性	0.14				
情绪智力总分	亲密度	0.22	0.31	0.10	8.08***	<0.001
	道德宗教观	0.14				
	知识性	0.13				

注: \*\*  $P < 0.01, *** P < 0.001$

### 3 讨论

本文结果表明,青少年的情绪智力处于中等以上水平,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<sup>[16]</sup>,与研究生群体更加关注自我的情绪管理不同<sup>[17]</sup>。此阶段被试,“对他人的情绪调控”维度的得分最高,这一结果与个体发展的特点是相吻合的。此阶段个体比较看中自我形象,对于别人眼中的自己非常在意,所以“什么都想做得好些,从而保持自己在别人眼中的美好形象”。

本文结果显示家庭环境中的亲密性、情感表达、知识性、成功性、独立性、道德宗教观维度与情绪智力总分及各维度的显著相关,这一结果符合人们的常理推断。情绪智力高低组在家庭环境的亲密度、情感表达、成功性、娱乐性及道德宗教观维度上的差异性表明,情绪智力高分组的被试,家庭成员间的亲密程度更高,公开表达情感的程度更高,更能够一起互相娱乐,经常一起探讨伦理及价值问题的可能性和程度更大。这一结果,对于我们该如何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孩子的情绪智力,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方向。

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,亲密度、知识性、道德宗教观、独立性 4 个维度对情绪智力总分及各维度都有不同的预测力,其中,值得注意的是亲密度对情绪智力总分及情绪感知、管理自我情绪和运用情绪 3 个维度都有显著预测作用。这充分说明了家庭成员间的互相支持、互相帮助及亲密程度对于培养个体情绪智力的重要性。已有研究发现,家庭冲突会导致青少年负性情绪的积累,从而不利于其社会适应性发展<sup>[18]</sup>。本研究中,亲密度对个体情绪智力的影响从另一侧面支持了这一结论。道德宗教观在本研究中是指对伦理、宗教和价值观的重视程度,它同样对于情绪智力及自我、他人的情绪调控有影响。如果家庭成员间经常讨论有关伦理及价值观问题,如“作为子女是否应该满足父母的各种需求”之类的问题,那么在这个过程中,青少年就可能学会如何更好地调控自我及他人的情绪,从而保持家庭的和谐,使家庭关系更优化,同时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,其情绪智力也得到了促进与发展。所以,家庭成员间经常组织一些伦理及价值观问题的讨论,对于个体的情绪智力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。

### 参考文献:

[1] Mayer J D, Salovey P. Emotional intelligence[J]. *Imagination, cognition, and personality*, 1990, 9(3): 185-211.

[2] McDowell D J, Parke R D. Parental control and affect as predictors of children's display rule use and social competence with peers[J]. *Social Development*, 2005, 14: 440-457.

[3] Bar-On R. The Bar-On model of emotional-social intelligence [J]. *Psicothema*, 2006, 18: 13-25.

[4] Mayer J D, Salovey P, Caruso D R. Emotional intelligence: New ability or eclectic traits [J]. *American Psychologist*, 2008, 63 ( 6 ): 503-517.

[5] Mayer J D, Salovey P, Caruso D R. Emotional intelligence: Theory, findings, and implications[J]. *Psychological Inquiry*, 2004, 15( 3 ): 197-215.

[6] Lopes P N, Brackett M A, Nezlek J B, et al.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[J]. *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*, 2004, 30( 8 ): 1018-1034.

[7] Lopes P N, Salovey P, Straus R. Emotional intelligence, personality and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[J]. *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*, 2003, 35 ( 3 ): 641-659.

[8] 潘明军.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预测研究[J]. *中国学校卫生*, 2010, 31(4): 442-444.

[9] 许远理, 熊承清. 大学生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分析[J]. *心理研究*, 2009, 2 ( 4 ): 77-81.

[10] 侯敏, 江琦, 陈潇, 等. 教师情绪智力和工作绩效的关系: 工作家庭促进和主动行为的中介作用[J]. *心理发展与教育*, 2014, 30(2): 160-168.

[11] 陈猛, 卞冉, 王丽娜, 等. 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[J]. *心理科学进展*, 2012, 20(3): 412-423.

[12] 蔡迪, 邹泓, 刘艳. 犯罪未成年人友谊质量的特点及其与支持性父母教养方式、情绪智力的关系[J]. *中国特殊教育*, 2012, 147(9): 58-63.

[13] 杨梅. 小学生情绪智力、父母教养方式与生活适应的关系研究[D]. 上海: 上海师范大学, 2011.

[14] 王才康. 少年犯的情绪智力及其与有关个性因素的相关研究[J]. *中国心理卫生杂志*, 2002, 16(8): 564-566.

[15] 汪向东.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(增订版)[M].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, 1999: 134-142.

[16] 杨维思. 中学生家庭功能、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[D]. 成都: 四川师范大学, 2013.

[17] 段菲. 研究生的情绪智力、家庭环境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[D]. 西安: 西北大学, 2012.

[18] 杨阿丽, 方晓义, 涂翠平, 等. 父母冲突、青少年的认知评价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[J]. *心理与行为研究*, 2007, 5 (2): 127-134.

(收稿日期 2015-05-19)